

我是誰¹

林頌政

1. 導言

我真的是「我」嗎？「我」到底是什麼？不同年代哲學家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理論基礎，企圖客觀分析「我」是什麼。在此必須強調，此哲學問題為一主觀性問題。因此，本文透過科學與哲學，從而建構筆者對「我」的立場及看法。

2. 「我」的本質

2.1 從自由意志看無意識

廿一世紀前，世人都以為自由意志是真的有意識地自由決定事情。利貝特實驗²發現大腦在發出意向前數百毫秒已產生相應動作的腦活動，即是動作產生不是來自意識意向，而是無意識活動³（Kandel, 2006）。換言之，「我」的決定體現是無意識的，「告訴我們該做什麼」⁴只是隱晦的潛意識（普雷希特，2010）。人類是經驗與教育下的精神產物，所謂意志與想法，只是意識形態與文化模式的反思，並主觀而無意識地記錄在自己身上。

1 最大的萬千宇宙之謎，哲學論題。

2 用腦電波記錄裝置監測實驗者腦電波活動，然後告訴他們隨意動他們的手腕。

3 啟動肌肉以前，腦部開始了意志的過程。

4 「我」的體現。

2.2 從唯物論看意識世界

筆者認為「我」是通過大腦物質與結構所產生的意識與情緒，即是物質與意識之間，物質決定了意識，意識則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生理反應，是有機物出於對物質的反應，此乃唯物論之觀點。

人類是經驗與教育下的精神產物，解剖學家⁵發現經驗與教育可以引發突觸密度增加，提升神經可塑性⁶，為經驗決定結構。

再者，埃克曼⁷指出面部表情可以是自主行為。不過，基於表情與情緒有密切關聯，所以經常是不自願的。避免某些情緒的表情是不太可能，如何強烈地希望及控制也無法避免出現短暫的厭惡表情。肯戴爾後期在大腦發現背側杏仁核與基側杏仁核分別掌控了意識與無意識的懼怕感知及反應，為結構主導情緒（Kandel, 2006）。

神經傳導素⁸，則創造出我們意識或潛意識中的情緒與感覺，如過高多巴胺造成精神分裂症，戀愛時高血清素提供了幸福感，為物質決定神智與意識。

2.3 「我」的體現方式

2.3.1 主觀世界框架論⁹

阿奎那認為意識之源在於靈魂（Kandel, 2006）。然而，靈魂的說法並不科學及實在，因此對其討論並無太大實際意義。筆者認為「我」的本質是一個「主觀世界框架」，一個能夠被物化與量化的體現單位，與西方科學的大腦開發率概念相近。當框架系數¹⁰數值上升時，「我」便更能夠被體現。針對前兩節的論述，框架系數是建基於

5 Rosenzweig, Mark R. "Aspects of the search for neural mechanisms of mem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7 (1996): 1–32. (DOI:10.1146/annurev.psych.47.1.1)

6 神經可塑性指由於經驗原因，通過加強或削弱這些連接，改變大腦結構。

7 埃克曼（Paul Ekman）中文譯名，美國心理學家，情緒及面部表情的研究先驅。

8 神經傳導素為神經元間的傳訊者，是一種化學物質。

9 筆者自訂哲學概念基礎，簡稱為框架論，與大腦開發率概念相近，意在詮釋筆者獨特見解。

10 筆者自訂哲學用詞，量化「我」的主觀世界，感知的框架體現程度。

神經可塑性與化學物質，及知識與經驗等感知精神產物。舉例而言，愛因斯坦的大腦頂葉較常人寬15%及多個腦部區域沒有回間溝¹¹，解釋了其高階空間思維及數學邏輯能力。近二千年的科學發展感知經驗，配合他的高階能力，具一個非常高的框架系數，因而能夠在其受侷限的主觀框架內，創立相對論等偉大貢獻。

2.3.2 記憶論¹²

誠然，框架論是有假設的：「我」仍是「我」。而記憶論針對框架論的限制提供了補充。記憶是腦部特有的功能，貯存由出生至今的記憶。所謂「我」的體現也建基於記憶。如果沒有記憶，「前我」不再是「後我」，徹底改變「我」的主觀世界及「認知我」，就像克萊夫活着的每一刻都是如夢初醒¹³（奧立佛·薩克斯，2008）。當新框架下的「認知我」不能再主觀理解本來框架下的「我」，那麼「我」的本質也改變了，即是物質改變了意識，而「我」無從得知。

3. 人生如夢，夢如人生 —— 論「我」的真假

不論如何熱烈討論「我」的本質，如果所謂本質也不是客觀存在，那「我」到底是甚麼玩意？

柏拉圖指出理解哲學必須擺脫感官事物，才能進入事物的本質（Lindberg, 2012）。在電影《潛行凶間》的結局裏，主角以陀螺是否持續轉動去決定自己身處夢境抑或現實，是根據了柏拉圖對理型世界的理解：轉動依舊轉動¹⁴。當然，電影假定了主角知道自己身處夢境，才在夢境間自由穿梭。電影外的世界又是否如此？當我們進入夢境，

11 根據網上資料：凹槽如同大腦的路障，讓神經訊號傳輸受阻，其減少讓神經細胞更順暢聯繫，促使思路活躍（〈愛因斯坦的大腦〉）。

12 筆者自訂哲學概念基礎，為框架論的補充，意在詮釋筆者獨特見解。

13 克萊夫受疱疹性腦炎的感染，記憶部分被摧毀，只能維持數秒記憶。他抱怨不是記憶問題，而是所有經驗都被剝削了，從此不知意識與人生是何物。

14 來自柏拉圖理型論的基礎：在理想世界，轉動的則永恆轉動。

我們依舊理所當然認定我就是「我」。我們闖入各式各樣美夢的同時，又能否意識自己身處夢境？夢境通常以「驚醒」¹⁵結束，結束後才發現剛剛身處夢境。對於夢境，外在驚醒可以是鬧鐘，內在驚醒可以在夢境死亡。對現實而言，內在驚醒便是現實死亡，外在驚醒則無從判斷¹⁶。綜合上述，「驚醒」便是主觀世界之間互相跳動的方法。不論是夢境，現實夢境¹⁷，客觀世界夢境¹⁸，我不一定是客觀真實的「我」。因此，討論「我」是否真實並無太大意義。

也許科學是很難質疑的，因為講求證據。可是，當我不能再確定「我」，科學或是世界萬物也只不過是人類的精神產物¹⁹。無疑，筆者在探討「我」的本質時也只是限制於現實夢境的精神產物—神經科學。因此，現實夢境層次的「我」到底是誰才是有效的問題。

有效是源於「我」這個概念在主觀世界是存在的。「我思故我在」²⁰論非常關鍵，即使自己身在任何一個「感官真實世界」，只有通過思考，才能確立在這個主觀世界「我」的存在，才能開始尋找主觀的人生意義。

4. 「我」的生存意義

尼采和佛洛伊德認為思考人生意義為軟弱表現²¹（普雷希特，2010），筆者並不同意此說。由出生到死亡，人類思維與生活模式持續改變，不同體驗與經驗使個體人類不斷反思：反思是一個認清自己的過程，透過反思過去的不足，從而展望「不足我」達到「理想

15 筆者自訂哲學用詞，「驚醒」可分為外在驚醒與內在驚醒。

16 筆者也困在「現實夢境」。

17 筆者自訂哲學用詞，解作身處的現實也只是夢境之一（某一主觀世界）。

18 筆者自訂哲學用詞，解作比現實層次較為客觀的世界也只是夢境之一（某一主觀世界）。

19 精神產物為主觀世界下所建立的產物。

20 笛卡兒的哲學命題：透過懷疑身邊所有感官事物，確立世界必然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就是正在懷疑的自己。

21 他們認為健康的人並不需要更高的人生意義，只有音樂或愛與工作才會帶給人快樂。

我」，此乃意義也。「不足我」與「理想我」皆屬主觀理解，因此為自己賦予的意義也只能主觀地回答。然而，基於「理想我」的不斷轉型，人類長期處於「不足我」的狀態，因此其人生意義也不斷改變。再者，筆者認為尋找答案過程與尋找答案本身同為重要，視乎事件性質：維持美滿家庭生活或許是理想過程，發現大腦奧秘或許是理想答案。

沙特認為「人首先得是個規劃，沒有什麼是先於這個規劃存在的，而人首先將成為他所計劃要成為的人」（普雷希特，2010）。反思是為了後來的自我實現，而且當中最關鍵的一步則是計劃。這與筆者意義觀相乎：為了實現懸壺濟世理想，因此棄商投理冒險轉醫。也許計劃下的過程是艱苦，但也是快樂。托爾斯泰有云：快樂不在於能夠做想做的事，而是你總是做你想做的。因此，意義是主觀的，不應質疑別人意義，或別客觀地賦予意義。

5. 結語

二千年來，當西方哲學家理所當然把我當成一個前提，而這個我又多少能應付世間諸事呢！筆者看來，與其問我是誰，不如做好自己。當下是否真實，我的本質是什麼，其實又何需介懷呢？

引用著作

奧立佛·薩克斯著，廖月娟譯，《腦袋裝了2000齣歌劇的人》，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普雷希特著，錢俊宇譯，《我是誰？：如果有我，有幾個我？》，台北：啟示出版，2010。

〈愛因斯坦的大腦〉。〈<http://memo.cgu.edu.tw/yun-ju/CGUWeb/SciKnow/PhyStory/Einstein/EinsteinBrain.htm>〉（瀏覽日期：2014年6月11日）

Kandel, Eric R. *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New York : W. W. Norton & Company, c2006.

Lindberg, David C. *The Beginning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prehistory to A.D. 1450*. 2nd 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Rpt. In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nd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2012. 11–15.

* * * * *

老師短評

通過與作者的幾次詳細討論，我見證了這篇論文的產生以及作者投入的努力。作者從學術化的討論入手，結合課文，逐步建立了自己對於意識的認知，然後再延伸到較為哲學化的對於「我是誰」（也是「與自然對話」一課的核心問題）——生命意義的思考，最後回歸到一種更為本真的個人理解，並表達了自己在規劃建立個人定位過程中的思考。整篇文章的思路令人印象深刻，銜接自然，旁徵博引，是一份極具說服力的期終報告。其中，最打動我的地方是作者並沒有停留在對於「我是誰」的追問的理論層面，而是真實地表達了一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年輕人在面對人生時的思索、努力；這種青澀而富有理想色彩的追尋或許激起的不光是我作為一名老師對青蔥歲月的回憶，希望更能引起其他同學的共鳴。（吳俊）